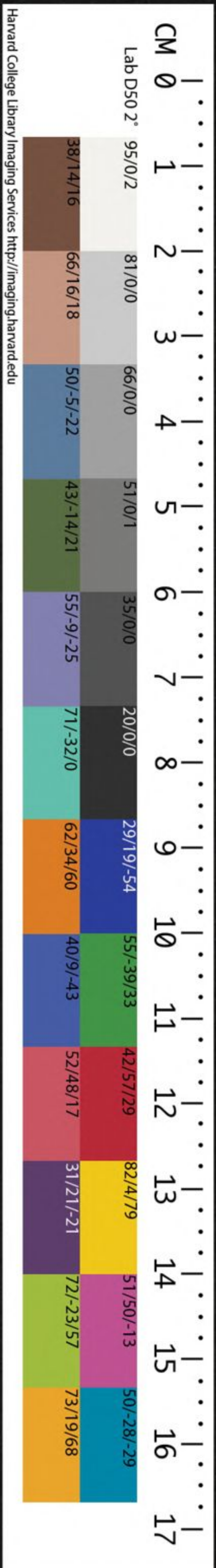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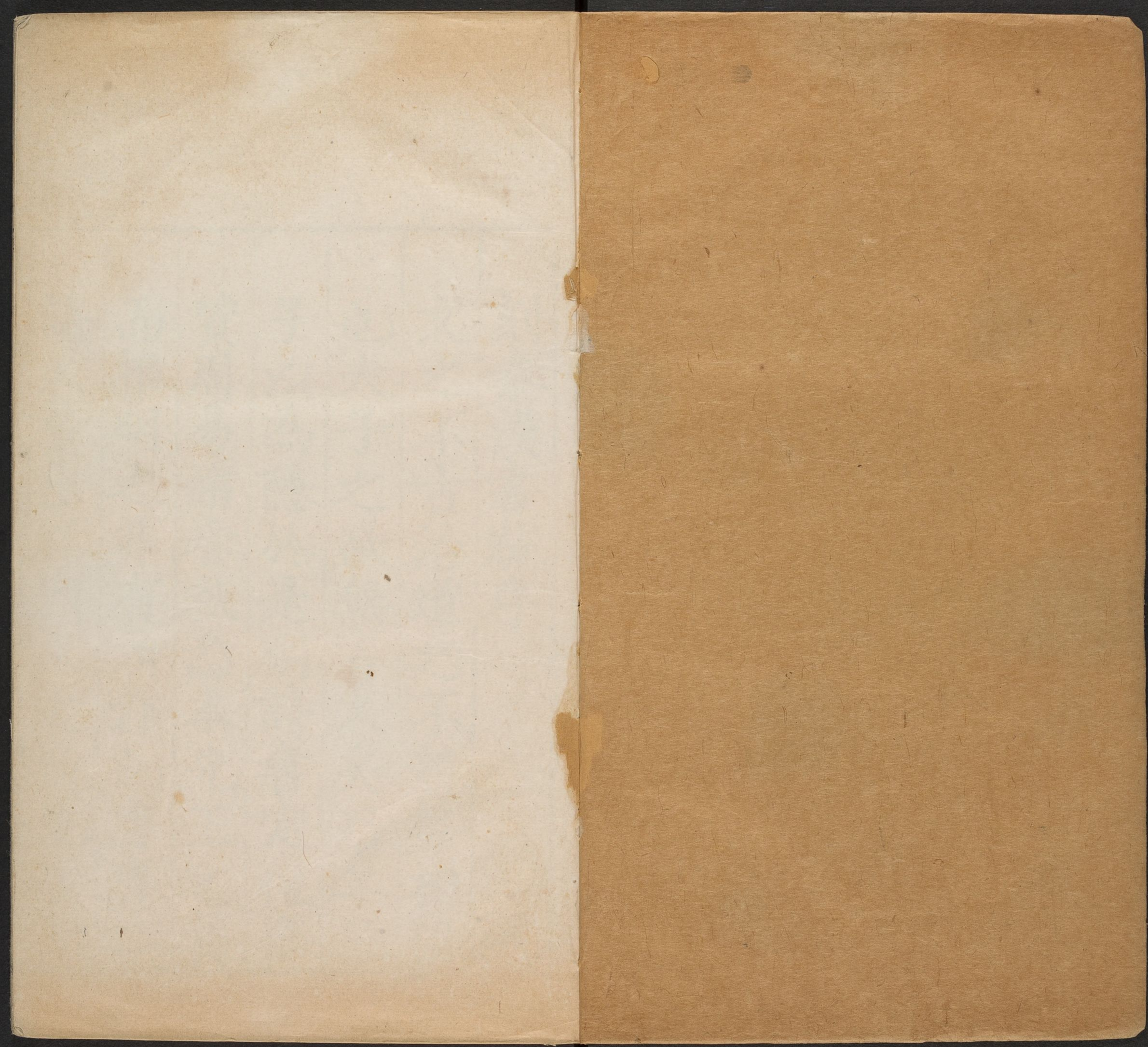
T 3664.2/5251(1)
~~T 5238.2/5985~~

CHINESE-JAPANESE COLLE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MAY 14 1932

JUN 28 1932





刻秦漢書疏序

文之不古治道之不競勢相因
也夫子之欲無言久矣乃二三
子以為隱於是刪詩書定禮樂
贊周易脩春秋悉本先王之舊
而推明之非有所作也魯齊二
論又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廣大

刻秦漢書疏序



文之不古治道之不競勢相因也夫子之欲無言久矣乃二三子以為隱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悉本先王之舊而推明之非有所作也魯齊二論又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廣大

配天地昭明配日月潤澤配江河其切於民之生也譬之菽粟布帛耒耜釜鬲不可一日闕噫文至是極矣其太初之元氣乎一時並出章教如老莊諸家之說閎深竒詭非不古也崇獎虛放闊略事實鄙談法制鮮及倫

理憂治君子罕訓焉惟是秦漢書疏去古未遠三代之遺風猶在敷陳理要功利生民裨贊世教究治亂之原而不詭乎帝王之道直而不激婉而弗迂曲而中簡而該博而要使聽之無怒循之寡失自六經四書而下謂

文之古不在茲乎。監察徐君獲
是本於三泉林監察之所傳讀
而說之謂是傳宜廣以不負博
我之教但斷自漢始而黜秦備
采書疏而不及詔令秦治無論
也而文之古不可少乃詔令出
於

朝廷當有大手筆在固無假於秦
漢也惟士之資獻以言格君圖
治非文不遠非古不傳而臣子
告君之體要與文章家之型範
舍是斯下矣欲復古治當復古
文不得三代而思兩漢有志於
古者每搯擊焉監察憲古弘化

清治黜穢奏對有體稱名御史
是也嘗訂是編於前巡撫馬中
丞亦謂監察宜刻刻宜序序宜
委豹無以林卧寡營役以楮墨
或足以風其懶散忘世之意歟
校刻為南康推吳國倫申監察
命以速予言則吉安守黃國卿

刻板藏洞學使士之遊學于洞
者獲縱觀焉率監察意也監察
姓徐名紳字思行號五台以名
進士起家建德奉

命按江右茲得代行矣

嘉靖戊午季夏吉永豐雙江聶
豹書



秦書疏目錄

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甘茂	對秦武王 諫秦武王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鍾期	對秦昭王
張儀	說秦昭王
孫卿	對秦昭王
范雎	說秦昭王 請間說昭王

黃歇 上書說秦昭王

茅焦 諫秦始皇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諫二世用趙高

趙良 說商君

姚賈 對秦始皇

卷之二

齊

顏觸 對齊宣王 辭宣王

蘇秦 說齊宣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淳于髡 對宣王

無益女 對齊宣王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田需 對管燕

尹文 對齊宣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說昭陽息兵

魯連 諫孟嘗君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人 說楚襄王

中射之 說楚襄王

田贊 對荆王

唐睢 說春申君

明汗 說春申君

卷之三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說韓宣惠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荀卿 對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虞卿 對趙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趙括毋 上孝成王書

毛遂 與楚王決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魏

吳起 對魏武侯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惠施 對魏惠王

公叔痤 辭魏惠王賞

蘇秦 說魏襄王

蘇代 說秦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魏無忌 諫魏王

燕

郭隗 對燕昭王

張儀 說燕王

樂毅 報燕惠王書

秦書疏目錄終

秦書疏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
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
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
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

明武昌吳國倫校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
以爲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
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
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
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自知亡三川則必
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
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
蜀之完也

甘茂

對秦武王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
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
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
王曰魏臣矣然願王勿攻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
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
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
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

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
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
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
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
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
毋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毋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
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毋尚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毋懼投杼踰墻而走
夫以曾參之賢與毋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毋
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
若曾子之毋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
投杼也

諫秦武王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
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
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
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
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知
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

越於會稽勝秦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
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徒兩周
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
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
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
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
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
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
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
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

之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
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
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
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嗣
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
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
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
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
罷怒趙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
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
不久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
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
明乎輕之爲重者王

鍾期

對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
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
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

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鍾期推琴對曰

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

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刑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張儀

說秦昭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知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

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
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
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
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
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襦
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
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
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
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
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不足蕪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
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
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
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
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
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
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
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
隨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
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
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
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
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
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
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
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魏和
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
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
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浴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
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
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
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
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
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

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非不可得乃取

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道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故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

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師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冰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蕪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孫卿

對秦昭王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

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
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
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
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
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
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
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
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
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
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
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
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
也如此何其無益人之國乎

范睢

說秦昭王

秦書
卷之二
范睢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睢於
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王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
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為太師載與之俱歸
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
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謂無天子之德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茲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
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
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
廼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
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
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
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

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

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與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請間說昭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齊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爲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

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
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
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
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
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
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黃歇

上書說秦昭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
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
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
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
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
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柱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揀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揀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紕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

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隊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旣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鳧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

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
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
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
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
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顙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
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
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
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
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
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
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
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
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
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
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鈺湖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
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
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
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
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
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
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
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
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
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
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
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
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
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茅焦

諫秦始皇

時秦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
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曰

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
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
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有
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

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皆瓦解無向秦者臣切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大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秦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

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諫二世用趙高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

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燕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趙良

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交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

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
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
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
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
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
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關非
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駮刑是
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
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

也公子處柱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黜
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
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
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
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姚賈

對秦始皇

始皇用韓非言召姚賈而問之曰吾聞子以
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
目復寡人對曰

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
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
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
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
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

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
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
之黜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
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
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
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
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
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

敢以虛願望於上

注無功而願
賞虛願也

秦王曰然乃復使

姚賈而誅韓非

秦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齊

顏觸

對齊宣王

宣王曰王者貴乎士貴乎顏觸對曰

士貴耳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
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
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

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
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
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
之本歟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
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傳舜舜傳禹周
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
貴也

辭宣王

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
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
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
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
則再拜而辭去

蘇秦

說齊宣王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
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

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

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以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淳于髡

對宣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

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
衆乎淳于髡曰

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罽黍梁父之
陰則郟車而載耳郟車却也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髡
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浥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無塩女

對齊宣王

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

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
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
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
白玉琅玕龍䟽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
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
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
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
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秦攻趙長平趙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
齊王曰

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
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
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
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喻宜救夫
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
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田需

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
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

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鵠鶩有餘食下宮糶羅統曳
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
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非士
易得而難用也

尹文

對齊宣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

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湯從法省易因
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
子孫其保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

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
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
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
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
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
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
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
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
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
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
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
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

說昭陽息兵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

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

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執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是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

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魯連

諫孟嘗君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舊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鐔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

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擗於咸陽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

之奈何莊辛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天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

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鱸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磻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
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

說楚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力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
王聞召而問之楚人對曰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
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
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
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火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
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
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
好而不厭則出寶弓鎔新繳射蜀鳥於東海還蓋

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
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犄則縱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無
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
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
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礮
新繳涉鄙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
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

鼓

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然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
尚有報萬乘曰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
大王弗取也

中射之士

說楚襄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襄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

之士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

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田贊

對荆王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亦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也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

唐睢

說春申君

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

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
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孟賁專諸不待西
盛兵而即稱勇西
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
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
所以為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博頭有刻梟鳥
形者散為衆棊夫一
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
而令臣等不散乎

明汗

說春申君

春申君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明汗曰

君亦聞騏乎夫騏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
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
以羈之騏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
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
州部掘穴窮巷沉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
袂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